

“伯伯，我从老家给你捎了一篮子鲜核桃，给您放哪儿？”侄子在电话里说。

我说：“不用了，现在啥都有，也吃不。”

他说：“是家乡的味道，一定得尝。”……

我老家的院子，就有一棵核桃树。树粗得一个人搂不严，爷爷在世时说，从他记事起，这核桃树就这么粗。那树在一人高处分成两叉，那两大股子也在半搂粗。一股朝南，一股朝北，两股子都高过上房屋顶。

当年，奶奶不让分家，这棵核桃树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年打下的核桃，奶奶严格看管，她让母亲和三娘把核桃洗净，漂白，晒干，背到十几里外的供销社卖，再买油和盐。

核桃成熟时，那绿壳就会自动炸开。经常是在下雨时节，一阵秋风吹过，绿壳开口大的核桃，会自动掉下来。等到大多数绿壳开裂，奶奶才让三叔带人上树朝下打。

每到打核桃前那一段时间，大约是中秋节前吧，我们最高兴，奶奶放出话：谁早上在院子拾到核桃，就归谁。我们姊妹几个，加上堂弟堂妹，常常早起，在院子落下的核桃叶子底下找，找到一个，兴奋得像捡到一个金元宝。有时一次能捡到好几个，有时一个也没有。

一次下雨，天刚蒙蒙亮，我第一个起来，在泥地里一下子捡到五六个，弟弟妹妹堂弟堂妹都空着手，冲着我要，我不给。奶奶说：“给分些，下次我给你补。”我说：“奶奶说话要算数。”奶奶笑着点头，我才极不情愿地分给他们。

还有一次，我忘了是谁拾到几个核桃，奶奶让给大家分，他（她）跑了。奶奶偷偷把我们叫到她的房间，从她那黑又亮的木箱子里，给每人取了一个，还一再叮咛：不要给人说，只给你们了。我们兴奋得想叫又不敢叫。有次，一个堂弟告诉我，奶奶给他核桃时

不让给人说。

后来我才知道，奶奶每天都早早起来捡核桃，但她会有意留几个。难怪泥地里咋老看见像三角粽子样的脚印。

每到过年，奶奶给每人发三个核桃，其余有半升子放在高架板上，说是给来拜年的亲戚娃留的。

我们过年最爱玩的游戏“丢窝”，就是把核桃往坑里滚，赢核桃。在核桃树下（有时在大场里）挖碗口大一个坑，在离坑两米开外处画一条线，先决定要“丢窝”的顺序，每人分别站在窝

里，用自己的核桃顺地滚，离线最近的，算第一个“丢窝”者，离线最远，甚至出了线的，排在最后。“丢窝”时，大家的核桃都集中到一个人手里，丢进窝里核桃是单数为赢，进几个拿几个，还能连续再丢；丢进双数，要赔，进二赔一，进四赔二，不赔就取消资格，让下一个人丢；一个都没进的，也轮到下一个人。我们一个接一个，直到把核桃赢完。

有一回，我第一次丢进三个，全拿；连续第二次丢，进了八个，要赔四个，我向一个堂兄借了一个。到下一轮，我又进了四个，这回没啥赔了，没资格丢了，还欠“外债”。再来一轮时，堂兄又借给我一个，继续丢窝，我开始赢，最后输，直到欠堂兄三个核桃。我回家偷着给奶奶抹眼泪说，奶奶从升子里给我取了四个，对我说，千万千万别让人知道。

……

几年前，老家院子那棵核桃树，靠北边那股子死了，堂弟给伐下来。又过了一两年，树死了，光秃秃矗在院子里，怪凄惨的。堂弟把那核桃树从树根锯下来，说谁家想用就用，直到今年也没人用。堂弟怕核桃木腐朽了，就把它解成板，做了个长条桌子，放到老屋正堂里，把爷爷奶奶、伯父伯母、我父母，还有他父亲的遗像，按老规矩，挂在那长条桌后面的墙上，香炉就放在长条桌上，逢年过节上香奠基。

可达二十余米。土壁沟壑纵横，像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土层色彩层次分明，土黄、赭红、灰褐交错，中段常萦绕一层银白色盐碱硬壳，仿佛给土柱系上素色腰带。横看成岭侧成峰，移步换景，每一眼都不同：或如城堡孤悬，壁垒森严；或如将军列阵，旌旗猎猎；或如大漠孤驼，昂首远眺；或如少女静立，风姿绰约。

风从桑干河故道吹来，穿过土柱间的缝隙，发出时而呜咽、时而低吟的声响。我忍不住将手掌贴在一根土柱粗糙的表面上，指尖触到的是密密麻麻的纹理褶皱，粗粝而温热，像是老人手背上历经风霜的沟壑。此刻，风声灌满耳廓，恍惚间像是听见了远古湖水的涛声，听见了狐仙的传说在岁月深处回响。一根细细的枯草从土柱的裂缝里探出头来，在风中轻轻摇晃，仿佛替沉默的土地向人间传递着

这些年，突然迷恋起了捡石头，无论陕南陕北，无论渭河汉江，不管走到哪，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我就不管不顾下河捡拾石头。

朋友说我“长大”了，会发现“美”了。

我笑笑说，区区碎石，小玩而已，没那么复杂。

我生长于黄土高原，对于关中平原的沟沟壑壑、塬梁峁川、庄稼大地等等熟视无睹。正因为非常熟悉，所以没感到十分新奇；正因为天天拥有，所以没有感到特别珍惜。对于石头，小时候只知道它可以铺路、打地基、烧石灰，其他就不知道了。

深入秦岭，才知道秦岭整个就是一块巨石，一条伟大的神龙，横亘于华夏大地。如果从空中看，这条神龙匍匐大地，昂首挺胸，神奇雄伟，护佑四方。

秦岭石头，简称“秦石”，主要集中在陕西省秦岭山地，北起渭河，南至汉江，东达沪瀾河与丹江河谷，西抵嘉陵江。它们质地坚硬，以山上河中居多，种类不少，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因气候多变等原因，地质成因复杂，历史渊源深厚，石头上的画面色泽简单、沉稳大方，大多是以黑白灰为主，黑底白图，对比明显，图案逼真，意蕴深远。秋末初冬，裸露而出，整个秦岭就是一张巨大的中国水墨画，每一块石头，都是一个“小景”，纯粹简单、富有禅意，显示着石头的张力和无穷的魅力。

秦岭石头多为花岗岩，表面看很普通、很平凡。我二十岁前没进过秦岭，不知道秦岭石头之大；三十多年跋山涉水、穿越秦岭，见到了形形色色的

秦岭石头

○ 杨广虎

秦岭石头，有花纹石、门牌石、白麻石、千层石、雪浪石、晚霞红、金钱石等等，浑然天成，自成一体。大石头搬不动，小石头拾不上，好石头永远在人不容易达到的地方，我懂得远远地欣赏。好的东西，无须自己绝对拥有，应让大家一起共享。我们陕西人经常说：“人瓷实得是花岗岩脑袋”，意思就是做人太倔强、顽固不化，认死理，“子弹都打不进去”。一方面活学活用了秦岭石头，另一方面也展现了秦人直爽硬倔、不绕弯子、憨厚冷峻、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秦岭、秦腔、秦人，是天、地、人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发展。

自古秦人尚黑，强悍勇猛，和秦岭石头的本性特点不谋而合。秦岭石头见证了自然的变迁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让我引以为傲的是，老家宝鸡陈仓不仅发现了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国”出自于此，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文”，具有很高的书法、文学价值，被称为“石上《诗经》”，现永久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可见，秦岭石头，不仅在新石器时代成为半坡先民佩戴的吉祥平安饰物，而且在历代被广泛用于宫殿建设、宗庙祭祀和陵墓雕刻，茂陵博物馆的石刻群以及汉代建章宫前的巨型天然石鲸，均取材于秦岭石头。聪明的先祖早发现了秦岭石头的作用，在生产和

成为现代社会最普遍、最标准的老师形态。其岗位核心是启智明理、固本培元、传承已知。他教的是系统的、结构化的、经过检验的知识。没有教师的教导，一个人很难进入人类文明的公共话语体系。

在基础教育阶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初中数学课鄢老师，他是我的班主任，教我们的时候二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比较瘦，文质彬彬，风趣幽默。他有个习惯：每次上课前，必先把黑板

生活中，不忘打磨和利用，制作老磨盘、石碾子、石碌碡、石凳子、石窝子等等，还用于铺路、建筑装饰等等。此外，在民俗中还用来镇宅、辟邪。秦岭石头不仅威严，是崇高地位的象征，也走进百姓人家，书写着烟火人生。

当然了，我们大多看到的是秦岭石头露出地表的千姿百态，底下的种类更多了，生物化石、石钟乳……以及蓝田玉、太白玉、秦紫玉、绿松石，还有色泽如胭脂般的胭脂石，质地细腻，光泽柔和，有很高的保存价值。

秦岭石头中包含的矿物质极为丰富，潼关、太白等地的金矿，金堆城钼矿，都是很有名的。

“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白石”也算是秦岭石头，在流水的冲刷下，流动着亿万年的诗意和坚守。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心中，它是高洁精神情操的象征，是精神独立的隐逸大道。

一年四季，秦岭总变化着样貌，春有百花秋有果夏有绿叶冬有雪，秦岭石头总被悄然藏了起来，如同隐士，静静修行。我喜欢在冬季，经常面对光溜溜的秦岭石头，体味着它坚强的筋骨和强壮的魂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根，也是我们做人之本。

秦岭石头，终年沉默无语。我知道，它壁立万仞、光明磊落，只等待着花的开放，这些野花虽然微小，但足够让秦岭活泛灵动起来，让它内心的岩浆激荡起来。秦岭石头无言最可人，也会唱歌，在春光里，在夏雨中，在秋风里，在冰雪中……它的歌声，低吟深沉，回旋往复，需要我们仔细聆听、用心合拍。

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粉笔灰都不留。他说，数学是干净的学问，黑板也得干净。鄢老师教书的最大特点是会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每次考试完毕讲题时，他会选择一两个解题思路不同的学生上台讲解，再予以点评，从不同角度启发同学们的思维。他最厉害的本事，是能把抽象的数学概念变得具体浅显。讲函数的时候，他拿教室窗外那棵白玉兰举例：“春天叶子刚长出来，是递增；夏天到了最茂密的时候，是最大值；秋天开始落叶，是递减。这就是函数的单调性。”

诗 歌 苑

一双弹奏尤克里里的手

○ 李志瑾

走过林荫，年轻人冒着稀薄的阳光。一把漏雨的伞，不绝于耳的声音久
久地
抚摸着脸颊。
头发很整齐，散发一种充满激情的黑
整个下午，没有人说话
或许已经被风吹散。
空气在雾霾充奋的鼓吹中，快要爆炸
藏在耳朵里的音乐，
搭起一个新的梦境。

写出千言万语，到达山顶。
用一双手去认真地打扮生活
从不这样表达
眼睛里，还是清新的世界。
心里开始孕育挣扎
年轻人说：我累了，妈妈
可以睡一觉吗？
摸一摸，尤克里里已经躺下
窗台边。落下的第一颗眼泪，挂在
琴弦上

透过遗憾的光
荒草覆盖山路，隐隐约约，容易失
去方向
在某个地方，我听到
指尖的皮肤，坚硬地拨打琴弦。
占据内心的那一刻，柔软掀起巨浪
歌声催促。无眠的夜晚
等待聆听山呼海啸的变化
信仰铺满马路，没有一双手
再为我弹奏尤克里里

桑干河畔的土林

○ 闫 群

消息。

这些土柱、土台、土壁，是数百万年来大自然以风为刀、以水为凿，在桑干河畔精雕细琢而成。它们始于大同古湖，湖底沉积厚厚的泥沙与砾石；后来湖水消失，桑干河诞生，尚未固结的松散沉积物在流水侵蚀与风力剥蚀下，渐渐被切割成千姿百态的塔状、锥状和城堡状。天空澄澈，高远的蓝天下，土林的轮廓格外分明，像有人用炭笔在纸上勾勒过一般。据说神话电影《封神传奇》曾在此取景，荒凉的沟壑成为上古奇幻场景的一部分。

这片土林常与云南元谋、西藏札达土林并称中国三大土林，却有着不同的风骨。它藏在地平线以下，不走到

跟前、不低头俯视，便不知道脚下大地里竟藏着这样的奇观。这种“俯身方见”的姿态，使它多了一层含蓄与内敛。它不像元谋那样浓墨重彩地张扬，也不像札达那样宏大辽阔到令人心生畏惧。它规模不大，却精致集中，数百个土柱、土壁紧凑排列，像一座微缩的地质博物馆。在华北黄土高原上，这样的土林景观独树一帜。

初秋的微风拂过土林的顶端，几株顶在土柱上的野草已经结了籽，风一吹便簌簌地响。这声音细碎而清脆，像极了时光流逝的脚步声。这片土林，是时光馈赠晋北大地的礼物，也是时光正在收回的礼物。土林由松散的河湖沉积物构成，非木非石，一场暴雨、一场狂风都可能让它坍塌。在景区的介绍资料里，我读到一句话：土林是一种短暂而不稳定的地貌景观，它在消亡与新生的循环中改变形态，直到整

体被夷为平地。景区内那座标志性的“擎天柱”，据说是原单体土柱倒塌后复制的。那些深处静默伫立的土柱，在多年前的照片里还饱满圆润，如今经雨水反复冲刷，已面目模糊。所以，当我站在这些土柱中间，那种遗憾和珍惜的感受尤为强烈。也许下次我有机会再来拜访时，它们又将变成另外的模样。

风又起了，带着远处庄稼成熟的气息，从土林千沟万壑间穿过，带走些许细碎的黄土，也带走一段无言的光阴。我站在土林深处，遥望缓缓流淌的桑干河。流水无言，土林静默。风从土柱间穿过，细沙一样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也许下次来时，某根土柱已经矮了一截，某条沟壑又深了几分，但此刻，它仍站在这里，我也站在这里。俯身看见的，不只是一片土林，也是时间在北方的黄土地上缓缓雕刻又缓缓抹去的痕迹。夕阳把土柱的影子拉向桑干河。我转身离开，风还在身后低低地吹。